

岁月故事

煤油灯下

□李娟银

20世纪80年代,我还是个七八岁的懵懂顽童,那时候由于电力供应不足,停电如家常便饭一般,为此家家户户都要用煤油灯应急。一盏煤油灯,仿佛承载了那个年代所有的情感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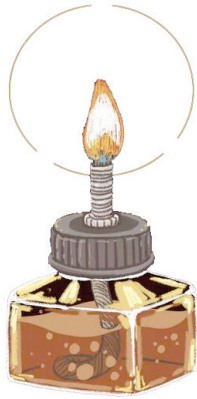
家里照明通常用的是自制煤油灯。一个空药瓶,在瓶盖上扎个小孔,穿进一条细细的长长的棉绳或者纸捻子,留出一小截做灯芯,在瓶子里倒上煤油,拧上盖子,等到棉绳被煤油全部润透,火柴一点,灯芯就亮,简易的煤油灯就做好了。为防止塑料盖子被烧坏,通常还要剪一个同瓶盖一样大小的铁片,打上孔,覆盖在瓶盖上。也有人用一截铁皮卷个小筒,把棉绳穿进去,上面留出灯芯。煤油要到供销社去买,一斤几毛钱,由于生产力低下,一个劳动力辛苦劳作一天还挣不到一斤煤油。在计划经济的年代,煤油也是稀缺物品,绝不能随意浪费。

夜色降临,忙碌了一天的家人陆续回家。母亲会习惯性地从墙上取下煤油灯,吹去尘土,轻轻拧开盖子,往里面添上煤油,然后拧紧,再把灯芯往上挑一挑,这才小心翼翼地擦燃火柴将煤油灯点亮。随着“刺啦”一声,一团红红的火苗瞬间跳跃起来,灯光慢慢地照亮了黑暗的屋子,也照亮了我的心。那时候我家住得很简陋,两间很小的房子里,除了住着我们一家六口,还要堆放杂物。一个不大的窗户糊着发黄的报纸,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上满是裂缝,隐隐透进一些光亮。为了节省煤油,我们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,在煤油灯下各自忙碌。母亲会把灯芯剪得很短,豌豆大的火苗微微跳动着,把我们每个人的身影投在身后的墙壁、家具、地面上,影影绰绰。微弱的灯光轻轻摇曳,不仅驱散了黑暗,也温暖了心房,温暖了我的童年。

生活散记

煤油灯下,最忙碌的要数母亲,她缝衣服、钉扣子、补袜子……母亲在油灯下做纸筋筐是我至今难忘的记忆。平时收集起来的旧本子、烂麻纸、废报纸,这时候都派上了用场。母亲把烂纸细细撕碎泡在水里,然后慢慢捣成纸浆,捞出来的纸浆挤掉水分,团成团搁在大盆里。将熬好的稀溜溜的面糊倒进纸浆里使劲搅拌,直至完全融合,随后,把捣好的纸浆一点一点抹在筐箩模子上。家里大大小小的盆、瓮、罐都可以做模子,要多大的筐箩就拿多大的家伙什,抹平整抹均匀后任其晾干。成型的纸筋筐箩呈土灰色,母亲找出平时积攒的五颜六色的香烟盒子摩挲平了,一张一张糊在表面,做好的筐箩用来盛米面、干菜、鸡蛋、针线等。花花绿绿的纸筋筐箩,是时代的印记,是母亲的智慧,是平凡生活里鲜亮的回忆。

小时候村里人都穿布鞋,那时候的妇女没有不会做布鞋的,我的母亲也不例外。煤油灯下,母亲忙着打格褙、糊鞋面、纳鞋底……我从小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鞋子长大,家里麻绳、鞋样、袜板、拔吊子等工具一应俱全。母亲经常在小腿上搓绳。买来的麻绳理顺以后,一头先打个结,然后一手轻搓一手慢捻,时捋时拽,边捻边搓,不一会儿,一根细长匀称的麻绳就搓好了。母亲也会用拔吊子捻绳,两手一上一下左翻右飞,两股麻绳就会拧在一起。搓够了麻绳,母亲整晚整晚做鞋,因为白天要下地、担水、磨面、洗衣服,只能晚上做。我们家里人多,每当寒来暑往、四季交替、逢年过节之时,母亲总是忙着做鞋。昏暗的油灯下,母亲一手紧握鞋底,一手穿针引线,还时不时在头皮上划一划针尖。母亲的一生是辛劳的,她就像千千万万平凡而朴素的中国妇女一样,撑起了我们这个贫寒的家。



父亲常年在外奔波,鲜少回家,只有到了农忙时才回来小住几天。白天忙着掰玉米、打谷子、刨红薯,晚上也不闲着。父亲虽然在一家大型国企担任会计职务,是人们眼中的文化人,但干起农活儿一点儿不含糊,他就着煤油灯编筐子、剥玉米、腌酸菜、织席子……一盏煤油灯,是父辈辛勤劳作的见证;一盏煤油灯,是一家人温暖与亲情的守候。

我上初中的时候,上早晚自习还是经常会停电。那时已经有了蜡烛,相比于油灯,蜡烛费用较高,大部分人还是用自制的油灯。每当夜幕降临,教室里几十盏煤油灯陆续点亮,同学们在昏暗的灯光下埋头苦读的身影,成为了校园里一道美丽的风景。一晚上下来,我们的鼻孔、眼睛都被油烟熏得黑黑的,嗓子里也有一股怪怪的味道。老师在讲台上批作业,用的是带罩子的油灯,不但可以防风聚光,还不会把眉眼熏黑,着实让我们羡慕不已。遥想当时,那点点灯火,照亮了多少孩子幼小的心灵,照亮了多少中国家庭的未来。

万籁俱寂,凭窗肃立,如银的月色斜斜地倾泻下来。时光虽然久远,但温暖依旧,煤油灯下的故事,成了我此生无法释怀的记忆。我记忆深处的那盏煤油灯,仍然在静静地燃烧,那微小的火苗,始终闪烁着、跳跃着暗淡却永不熄灭的光芒。

阳泉花事

□尧 天

爱花之心,人皆有之。而在山城,无论城市街巷,还是乡村阡陌,都藏着别具韵味的花事。我们可以用惬意的目光欣赏它,用敏锐的嗅觉感知它,用舒畅的心情赞美它。

最先叩响春天门扉的是山桃花。它们像是春天的报信者,在乡村的山坳里、石崖上,在光秃的枝桠上绽出星星点点的白雪。每当这时,我总会想起岑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诗句。远远望去,小村白光明亮,十分灵动。

随着气温回暖,连翘花也迫不及待地登场。冠山后山的山坡上,成片的连翘林,宛如金黄色的云霞,那些小花挨挨挤挤,如同一串串金色的铃铛,在风中轻轻摇晃,仿佛在唤醒沉睡的大地。用无人机俯瞰,整个后山笼罩在一片金黄的花海中,仿佛铺就了一张金黄的地毯,景象令人震撼。而东回镇的洪水村连翘,则是另一种风韵,一丛一丛散落在山坡上、田地里、院落里,如同散落在小村的金子,中间夹杂着绿色的柳树、杨树、山楂树,十分好看。几个孩子在花下嬉笑玩耍,清脆的笑声在小村回荡。最让人惊叹的是长在东回镇木槽村三圣母庙里的那株连翘。这株连翘树依偎着寺庙的圆月门,金黄色的枝条伸出院墙,像飘着的绸带,在微风吹拂下,妩媚动人。

而在南庄村北岭上,同样也有一片金黄色,不过那是金灿灿的油菜花。沿着公路朝西北方向走去,道路两旁全是复垦的土地,许多市民如同寻宝般在此挖掘野菜。那一丛丛有名或无名的野菜,绿油油,嫩生生,令人垂涎。我快步

前行,终于,那一大片金黄的油菜花出现在眼前。金色的油菜花如波浪般铺展在大地上,花海随风摇曳,泛起层层金色浪花,浓郁的花香裹挟着春日的温柔扑面而来。不少慕名前来打卡的市民,正舒展身姿,尽情释放生活中的疲劳。几只蝴蝶扇动着翅膀,在花间翩翩起舞,为这方天地增添了灵动的意趣。

桃花是阳泉的春天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且不说桃林沟桃花的艳丽,也不说红岩岭桃花的俊秀,单说桃河公园的桃花,也能让你惊心动魄。进入初春,桃花还未盛开,人们的期待便已悄然酝酿。从滨河商贸城入口处进入,桃河的水面上架起了浮桥,只为方便市民近距离观赏桃花盛景。开放之日,人山人海,桃花洁白,如同雪落桃枝。几日后,沿岸桃花又进入了另一个高潮,先前盛开的桃花已经凋谢,换上了绿色的新衣,而在桃河其他路段,又有了粉红的桃花绽出笑脸,恰如诗经所云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。步入桃河公园,如同进入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,让人浮想联翩,游客漫步其间,或驻足欣赏,或拍照留念,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

除了这些气势磅礴的花海,阳泉的街头巷尾也处处弥漫着馥郁的花香。北山公园内,樱花树一株挨着一株,一列连着一列,粉白相间的花朵如云似霞,在阳光下闪耀着柔和的光晕。微风拂过,花瓣簌簌飘落,宛如一场梦幻的花雨,令人心醉神迷。漫步于樱花丛中,娇艳的花朵在枝头绽放,红白交织

的色彩明艳动人,芬芳的气息沁人心脾,让人顿感心旷神怡。不远处,几位游人正举着相机,定格这春日的美好;一对恋人则将野餐垫铺在樱花树下,摆开精心准备的美食,在花香的萦绕中,共享甜蜜时光。

城市中心公园的郁金香同样让人流连忘返。走进公园,眼前是一片明亮灿烂的花海,仿佛是上帝遗留在人间的调色板,绚丽夺目。郁金香一枝枝、一丛丛,成群结队,铺排在人工湖边,在明媚的阳光下,绽放灿烂的笑颜。那盛开的花朵,宛如一个个高脚杯,璀璨夺目,优雅高贵。它们花色繁多,或白、或红、或紫、或蓝,一朵有一朵的姿势,一朵有一朵的艳丽,令人炫目。

而朝阳街的牡丹园更是美不胜收。园内牡丹雍容华贵,花团锦簇,紫色的典雅神秘,红色的热情奔放,粉色的温柔浪漫,每一朵都尽情绽放,散发着阵阵诱人的芬芳。市民们置身其中,欣赏着这绚烂的花海,无不感到神清气爽,身心愉悦。

阳泉的花事,不仅仅是一场视觉与嗅觉的盛宴,更是这座城市人文情怀的体现。花开花落间,承载着阳泉人的记忆与情感。对于游子来说,家乡的花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;对于老阳泉人而言,每年的花事都是岁月流转的见证。当繁花绽放,人们或是携老扶幼,或是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漫步在花海,生活的烦恼、工作的挫折,都在这沁人心脾的花香与缤纷绚烂的色彩中淡然散去。

“嘉河杯·唤醒乡愁”主题征文

爸爸曾是养鸡专业户

□宋立英

20世纪80年代是一段炽热的岁月,改革开放的浪潮奔涌,乡村大地处处焕发出勃勃生机。我的父亲已经年过六旬,但他用坚毅和执着,书写着致富梦想。那段岁月啊,承载着乡村生活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。

说起养鸡,在那时的农村实在不是新鲜事,抛把米、撒把剩饭渣子就搞定的事。如果要把养鸡当成一门专业来谈,这可把五六百号人的小村庄沸腾了。村领导大力宣传,发动号召,可是除了我的父亲动心,没人愿意干这个营生。父亲不顾母亲的反对,执意要成为“专业户”的带头人,梦想着要跻身本村“万元户”的行列。

鸡舍就定在院子里,父亲的决定,让全家人目瞪口呆。然而,父亲面对巨额投资也很无奈。我们家的院子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,上院有四眼大窑洞,东西各有一间小厨房。九尺宽的露天大阳台,分三处台阶通往下院,下院三面建有面积不等的五六间小房子。虽然房子的数量不少,用来养鸡却不合适。父亲连夜动工,把几间房子的墙壁凿透,拆下来的石头砖瓦搬到大门外,充分利用所有的空地,堆砌起散养场地。母亲总是摇头叹息,但还是跟着父亲动手,我们姐妹俩,一进家门就得投身到拆墙、搬砖的劳动中。父亲对我们只有命令,其余的情绪他都会屏蔽。我们全家人跟着父亲,足足折腾了一个月,终于给正在飞往这座“宫殿”的“金凤凰”准备好了栖身之地。

第一批落户的鸡仔以500只的阵容强势到来,彻底打破了我们宁静的生活。起初,我们把小鸡们按照十几只一组,分放在废旧包装箱里,箱底还垫上一层棉花,尽量给它们创造适宜的温度。白天,父亲要到乡镇中心培训站,学习科学养鸡的方法。照料小鸡的工作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。晚上,父亲和母亲轮流值班,定时查验每个箱子里的温度,必要时,还得人工干预。所以一整夜,父亲和母亲基本睡不上安稳觉。不是调换鸡舍里的灯泡,就是给箱子里的鸡群更换热水瓶,替换棉花垫;不是给鸡宝宝们喂食,就是给受挤兑的病弱小鸡调换“房间”;不是给地面喷洒消毒液,就是给有生病预兆的小鸡灌药……遇上特殊情况,部分小鸡还得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和姐姐虽然没有被安排伺候鸡仔的具体工作,但我们必须聆听“叽叽复叽叽”的乐曲,即使扣紧鼻翼,异味也会钻进梦里。每当我们产生不满情绪时,父亲总是乐呵呵地说:“养鸡如同养孩子,没有一把屎一把尿,怎能换来欢笑!熬着吧,把小鸡养大,就有大彩电啦!”在鸡仔们渐渐长大的过程中,我们也进入“鸡犬不宁”的真实情境中。

父亲对“科技”革新的追求愈发激烈。他托人从外地买回来一套新型鸡笼。打开包装一看,全是零散的铁片、铁丝网,和一包大小不一的螺丝。没有说明书,也没有成品图片。母亲又在唠叨:“唉!跟上这个疯老头子……”父亲什么也不在乎。他把这些七零八碎的东西都摆在院子里,拿上粉笔在地上画出自己想象中的鸡笼模样。画了改,改了画,拆了拆,拆了装……经过了无数次地修改,有些零件都拆得变形了,父亲终于组装成功了。当他用“金字塔”鸡笼换下传统鸡笼后,不得不让左邻右舍啧啧赞叹。这一改进,意义重大,因为母鸡们住进了一座“空中花园”。这座“楼房”不同于城市里的居民楼房,每一层的空间都一样大小,但每一层都不会重叠,“居民”的饮食起居互不干涉。从正面看,如层层梯田,从侧面看,似“凸”字形叠加的帐篷。这样的鸡笼美观暂且不说,关键是把投放饲料、收取鸡蛋、清理粪便的过程变得程序化,不仅节约了空间,还省时省力。一个这样的鸡笼,可以容纳原来十个传统鸡笼里鸡的数量。父亲的这次技术改进,“专业户”的知名度也随之扩大,慕名而来“取经”的人络绎不绝。不久,效仿“专业户”养鸡的致富户越来越多,父亲也更加忙碌了,除了饲养自己家的两三千只母鸡外,还要帮助邻居们解决一些小问题。

历经三年的精劳劳动,养鸡“场”初显成效,我们家的生活质量也逐步改善。但父亲又有了新思考,他把大门外的母鸡散养场所改造成了六七个猪圈。我们也只好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希冀,跟着父亲在鸡舍和猪圈之间打转转。夏日,天不亮就得去打猪草;冬日,在西北风的吼声中,父亲也要赶着马车把馊好的农家肥送到口粮田里。父亲不分昼夜地重复着简单且粗中有细的活计,但他总是不满足于现状。又有一阵子,他计划把上院的两间大窑洞修整成豆腐作坊。父亲的“产业链”规划目标是:田里种大豆,豆腐变成钱;豆渣养家畜,肉蛋产量添。母亲取笑他:“一斤豆腐三文三,回本也到猴年马月喽!”

七八年的光景中,父亲把养鸡“专业户”的头衔晋升成养殖“重点户”。至于“万元户”嘛,过年时,父亲把一年的盈余二百八十元钱,交给母亲时,他笑了……

父亲没有什么远大的商业规划,他只是在困境中寻找出路。如今,智能化的养鸡场拔地而起,养殖技术日新月异,曾经的那些场景渐渐远去。但被誉为“专业户”的农民,用勤劳、质朴参与并见证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变革,成为乡村振兴历程中永不褪色的记忆,更是我心中永远屹立的丰碑。